



看不见的精彩

一位盲眼型人的嚣张生活

[加] 赖安·克奈通◎著 张可平◎译

Cockeyed: A Memoir

一种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绝望 一份平常人无法企及的乐观
绝境中磨炼出的那一抹微笑 我们称之为绝美



2008·海口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

国字: 30-2008-01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看不见的精彩:一位盲眼型人的嚣张生活/[加]赖安·克奈通著;张可平译.

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08.5

书名原文:Cockeyed:A Memoir

ISBN 978-7-5442-3866-3

I. 看... II. ①克...②张... III. 克奈通—自传. IV. K837.118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62452号

COCKEYED:A MEMOIR by RYAN KNIGHTON

Copyright: ©2006 BY RYAN KNIGHT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UKOWSKI AGENCY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8 SHANGHAI INTERZONE BOOKS CO.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KAN BU JIAN DE JINGCAI

看不见的精彩

作者 [加] 赖安·克奈通

译者 张可平

责任编辑 杨 雯

特约编辑 蒋美君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 66568511

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电子信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
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
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×1270mm 1/32

印 张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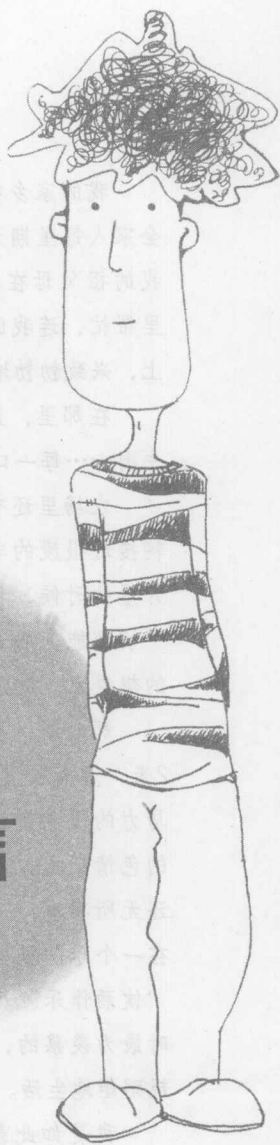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20千字

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3866-3

定 价 22.00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Prelude

序言

我的家乡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兰利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全家人每星期天都会驾车去兰利的乡下，那里是与美国接壤的地方。我的祖父母在那里办了一座休闲农庄，叔叔和他的女朋友常会去那里帮忙，连我的曾祖父母也会坐在他们完美的“巴黎女人号”手推车上，兴致勃勃地赶到那里过星期天。

在那里，正餐通常是清一色的英国菜：约克郡布丁、土豆泥、卤牛肉……每一口都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农场里还有小孩子梦寐以求的铅弹枪、奶牛屎、电栅栏、马和一辆接近报废的丰田小货车。每当大人们驾驶机械装备在高高的草丛中开垦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爬上车顶，或者站在后挡板的后面……所有的一切都能变成我们的玩具。我们尽情地在那块偏僻的土地上发挥我们的想象力，疯狂地玩耍，常常玩到忘了回家。

那时候，叔叔布雷德在我的心目中多少还算个英雄，他身高接近2米，留着长发，蓄着20世纪80年代摇滚歌手的胡子，开着一辆加大马力的橙色新款雪佛兰。在他的床底下还贮存着几捆绑得像木柴一样的色情杂志。这些都让当时的我羡慕不已。我没注意到他直到30多岁还无所事事，只知道他给了只有12岁的我一把不插电的吉他。叔叔还在一个乐队里当贝司手，那个乐队叫什么来着，让我想想，对了，叫“饮酒作乐”。叔叔是一个拒绝长大的男人，他的叛逆表现也是我当时最为羡慕的，他并没有屈服于金钱和利益的诱惑，像其他人一样循规蹈矩地生活。

我是如此羡慕叔叔，所以当他那天晚上取笑我怪异的面部表情

时，让我格外难受。我那时正处在青春期这一严峻的门槛上，作为一个小男孩，我渴望能更引人注目，渴望在布雷德的眼里成为一个酷男孩。我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的是什麼，也许是“饮酒作乐”那样的名气吧。

那一天，全家人围着桌子开始吃饭，当叔叔回过头来，朝我扮着鬼脸，一边用大力水手般的怪腔怪调嘲笑我时，我正在吃一种苦味十足的菜。当你心目中的英雄仍把你当成一个5岁的孩子来取笑，心里肯定是不好受的。

“啊！”他的声音中带着十足的海盗腔，而且很可能已经醉了，“你那是什么表情？讽刺我吗？别摆出那种表情，不然我就用这只手上的弯钩帮你纠正。”

他的左手从长长的袖子里伸出来，露出了一根叉子，尖端还插着一片薄薄的火腿正随着他的手势飞舞。我不由觉得：那片火腿就是他威胁要从我脸上叉下来的肉。这个想法让我恶心至极。我不明白他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只好环顾四周，看有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搞什么鬼。

“看看他的脸，”布雷德继续说，“赖安是不是患了斜视？看看他的左眼，看到了吗，他是斗鸡眼。”

突然，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朝我看了过来，紧盯着我的双眼，对我进行仔细观察。母亲是第一个同意布雷德说法的人，同时嘴里发出了一声声的叹息。其他人则认为可能是菜太苦，以至于让我的神态走了样；还有些人说我只是左眼稍微靠右了一点。

我找个理由离开了餐桌，跑进了卫生间。布雷德叔叔说得没错，我的左眼从镜子里看是有点斜视，左边的上眼皮比右边的低，看上去松弛、呆滞、有点歪，还有点睡眼惺忪。我试着伸手硬把它扒开，使脸回到对称的状态，但是，一松开手后，左眼皮仍旧垂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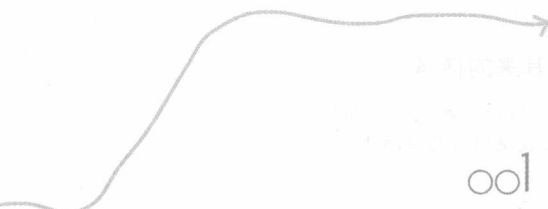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追了过来，劝说我去看医生，我解释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看

东西似乎也没什么问题，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斜视，可母亲还是觉得看一下比较放心。我母亲的娘家人中有弱视的遗传，我当时已经戴上了可乐瓶底一样厚的眼镜片，大不了将来升级成双筒望远镜，仅此而已。

我们又回到了餐桌边，继续过我们的周日。吃饭时还像往常一样不断地发出喧闹声，但是我的内心始终有点躁动不安。叔叔朝我眨了眨眼睛，表示为刚才的玩笑道歉。接着我的小弟罗里也向我眨了眨眼睛，意思是说：赖安，没事儿，如果你真的患了斜视，我也能接受。我们家的玩笑话和挖苦话只有两层含义：要么表示喜爱，要么表示担心。

过完了那个周日，母亲就带我去看了医生。尽管接受了治疗，但斜视并没有好转，不过医生也没有发觉任何进一步变坏的迹象。他说，别担心，也许只是肌肉痉挛的现象，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好了。以后为了使两边脸对称，我就经常半张着双眼。采用了这样的伪装后，似乎没有人再提起斜视的事，最多只是觉得我老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。

可是，斜视的事实依然没有改变。



001

Prelude 序言

我是赖安·克奈通，14岁之前，
还是个正常人。

001

Chapter 1 沉重的诊断

视网膜上有洞，我的世界开始一寸寸变小。



015

Chapter 2 石头王

车莫名其妙地搁浅在了巨石阵里，于是我在石
头上称了王。



035

Chapter 3 走进朋克

跟酒吧里空着的高脚凳争论，跟柱子谈话，把别人的啤酒拿过来
喝，往阴暗处撞，有时伸手想探探面前是什么东西吧，还会摸到
女人的乳房……

049

Chapter 4 盲杖的重量

拿起盲杖的时候也许是最沮丧的时候，因为
这表示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新的盲人。



067

Chapter 5 旅行乐无穷

我看到的灯都是漂浮的太阳。

085

Chapter 6 这是这里，那是那里

或许，命运是不可抵抗的，但至少生活方
式还可以选择。

095 Chapter 7 突如其来的艳遇

在我的眼里，她头部的轮廓就是一幅招贴画，她那金黄色的头发让我误以为是啤酒泡沫。

113 Chapter 8 假如我是老师

女友是我的救命稻草，盲杖是我的流动外援，我就像007一样，和全世界玩“假装我是正常人”的游戏。

147 Chapter 9 缺失

失明是很痛苦的，但和死亡比起来，却又变得微不足道了。

169 Chapter 10 野性戏谑

我快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可我过得很好。

201 Chapter 11 从听开始

所有的事物都通过耳朵传入，通过想象远眺，通过心让我们飞出去，送到我们到想看的地方。

217 Chapter 12 宜家主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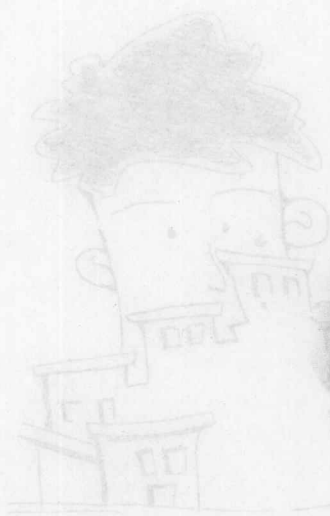
我得承认，翠西在找东西方面很有天赋，比如凭着直觉找到宜家地址，又比如……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。

235 Chapter 13 消失的脸庞

命运想要把我变成一无是处的人，我却要在这样的命运中不断欢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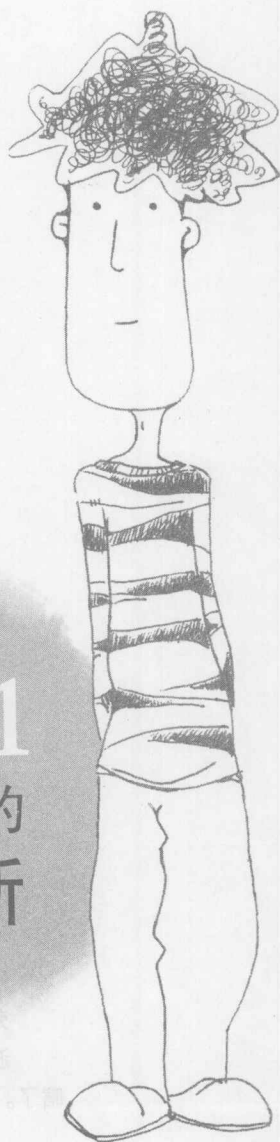
243 Afterword 每个人都要幸福

不论是怎样的绝境，下一站，一定是幸福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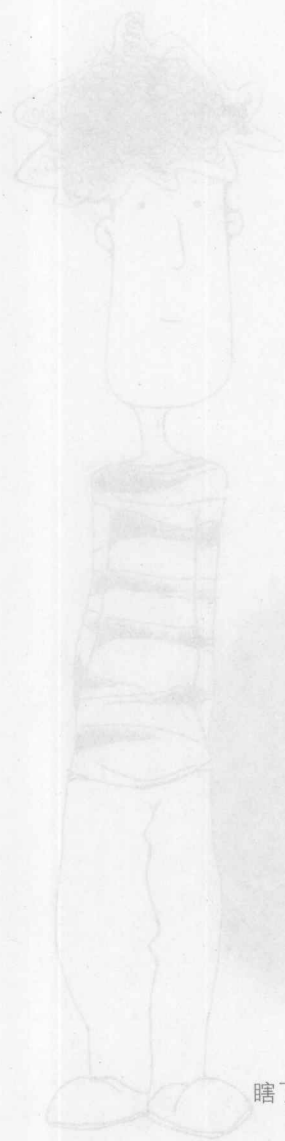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1

沉重的 诊断



“‘抽丁’抽得最狠不抽你，问路呀”，别人不抽我，我抽别人，命来换钱，干吗抽我那个一亩”（张永新）

（老父科考）路对皮见，永翠基自画——



弗拉基米尔说：“我想问，你是不是突然瞎了的？”

波卓说：“在一个晴好的日子，我醒来后，命运就安排我瞎了。”

——摘自塞缪尔·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

1987年，我14岁，找到了第一份全日制的暑期工作，那是一份很棒的工作。我的朋友们不是在郊区忍受粗重累人的工作，就是在连锁超市里挨骂。比如杰森，他每星期在加油站上5个夜班，主要的工作是帮一群喝得醉醺醺的巨型卡车司机加油，其次是被一些患有妄想症的顾客们抱怨眼神太猥琐，或是被投诉在擦挡风玻璃时很不情愿。我的另一些朋友在军事化的快餐店的柜台前线作战。这些品牌连锁店的进驻，让兰利地皮上的植物可以媲美上了年纪的男人的头皮了。大型停车场以及沿着公路的商业区的建造，使土地变得坑坑洼洼的，它们逐渐取代了破败的老旧牧场及翠绿的小红梅沼泽，成为兰利最常见的景象。

那年我14岁，突然走出学校，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。每家连锁店都代表了一份工作，一个可以在周末夜里找朋友吃吃喝喝、打发时间的好地方。

那年的暑期，我找到一份新工作，职位很适当，工作很奇特、很实在，是一种神秘的、有前途的、责任重大的职业——一名少年货物收发员。

那时我一小时的报酬是6.5元，比朋友们都高出2元，但我似乎还嫌赚得不够。后来在《兰利时报》的求职广告中，我看到了一份仓库里的工作，主要是负责操作叉车，在仓库里搬运货物。这是份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，结果幸运女神却向我绽开了笑容，而且是露齿大笑。

我父亲大部分的工作时间也在开车，他在温哥华的市区和郊区，到处替要装庭院护围的人家估价。那个夏天，我和父亲在工作上发现了彼此之间新的联系。我们从此不仅仅是父子，更是两个竭尽全力去谋生的哥们儿。谁都知道他是那种开车时会把一条胳膊挂在车窗外的驾驶员，我决定也要模仿他的做法。

那个夏天的所有周末，我通过开叉车挣大把大把的钱，然后转身又把它们全都砸进了公共露天游乐场。

我的雇主是大西部水池及热水澡桶制造公司，那是制造和安装在户外使用的水池及室内浴缸的企业。从缝制聚乙烯基的水池内衬，到设计超强劲按摩效果的浴缸等，样样都做。在运输部门的墙上，你能看到一句用蓝色墨水写着的话：**我们为您的舒适生活而工作**。除了我，没有人会天真到相信这句话，如果水和泡泡能当做配件来卖的话，大西部公司一定会照做。

大西部公司的老板用的是一辆廉价小货车，车上挂了一张金属的执照，执照上写着“SRVIVR”这6个字母，意思是说他是个“适者生存”主义者，有搞自助企业的精神。但是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情景却是：他一个人驾着这辆车，成功地穿越核爆炸现场。

直到去了那里上班，我才知道自己高兴得太早了。因为是新来的，所以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，我并没有开叉车，而是骑在叉车上。准确地讲，是派特开着叉车，我“挂”在车上。派特常常把我推高到接近仓库的天花板，我在高处扫描过数百箱整齐排放的货物箱子，意欲寻找标有正确发货号码的箱子。当我找到时，就会连拖带推地把90公斤重的薄纸板箱弄上叉车。我边干嘴里会边嘟囔咒骂，有时甚至是哀求，就好像那些内衬会自己生脚跑来跑去似的。这一切都发生在离地面5.5米的高空中，工作时，我就像是马戏团里的演员，表演的是“一个男人被迫一边走钢丝一边跟一个胖女人摔跤”的节目。可是比起这些工作，派特更让我觉得心烦，尤其是看到他急刹住车，并在我匆忙拉住叉车保命的时候，大声嘲笑我的样子。

严厉地责骂他是没有用的。即使我使出浑身解数，用尽各类话语，但这些话语从我那进入青春期的公鸭嗓传出后，用来骂人实在收效甚微。

“派——特！”我哀叫道，“派——特！该死的，别再闹了！我

要掉下去了！你一而再，再而三地这样，我要——我又要告诉格雷格了。”

“派——特！”他学着我的腔调说，“别再闹了，派——特，我要掉下去了。”

我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提醒过我：在工作场所，你必须和大伙儿打成一片，否则就会被排挤，并会被捉弄得很惨。

这又让我记起七八岁的时候，父亲在吃了一匙蚕豆和一根法兰克福香肠后，详细地叙述了他和同事是怎样利用夜班时间，在院子里玩打仗的。为了寻找刺激，他们撬掉了气钉枪上的安全开关，然后，每个人都躲在油桶或大容量电缆的后面，射来射去。后来，他们玩得有点腻了，就又拿出自己的午餐互相射击。第二天，早班的人来时，发现餐厅地上沾满了香肠和花生三明治。那时我就知道，仓库工作充满了很要命的恶作剧。现在我在叉车上工作，我的人生无疑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，这是一个建立起成熟男人的尊严的机会。

“嘿，我有个好主意。”派特继续说，但我直觉那一定是个坏主意，“我现在就放你下来，这样你就可以把你那感人的故事告诉格雷格了。”他挂上倒挡，踩下踏板，车子突然动起来，然后他拉起刹车，接着又朝后猛倒了一阵才刹住。整个过程中，叉车就像是一匹因受惊而用后腿直立起来的马，不停地剧烈晃动。这股晃动的力量把我甩了出去，我的整个身体像苔藓似的黏在了沾着油污的车钢板上。

叉车最终停了下来，派特坐在车内嘲笑我，他的上身穿了一件无袖的史莱克·艾丽斯T恤，下身则是一条深紫色的尼龙宽松运动短裤，理着一头杂乱的长发。每当他想躲在各种各样的跳水板后面抽烟时，就叫我去打扫零件通道。

现在我回头想想，觉得派特当时的这种恶作剧很有帮助，因为他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就教会了我适应这种新的公司文化。后来，有两次我想把他嘲弄我的事说出去，可我最后觉得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来

解决。那种场合下没有什么规范，也没有人能一直占上风，更没有人愿意服从他人。你要么是坐在叉车顶上，要么就是坐在驾驶座上，这就构成了“受人欺负、欺负别人”的生活节奏。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咬牙忍耐，我的下巴常在派特惹人厌的笑声中，贴在5.5米高冰冷又油腻的钢铁上。我得忍，如果我的脑袋真的在地上摔了个粉碎，就不能向格雷格打小报告了。

那次事件发生的一星期后，派特开的叉车，撞上了写有“SRVIVR”的汽车。他被停止了所有的开叉车工作，改为坐在叉车顶上了。这对我有利，车总得有人去开，我就是下一个候选者，我想公司必然会选我去开车。

我喜欢我的上司格雷格，他是个快奔30的人了，在“大西部”工作了五六年。这名农家小伙子，有一种近乎严苛的职业道德。也不知为什么，他使我们确信，有了职业道德才有可能会有公平与合理。他的观点是：工作就是你干的时候不抱怨、不叹气、不在小便时浪费时间。如果我抱怨仓库里热，他会说：“很抱歉，你愿意在明天天气更加适宜的时候来工作吗？”

格雷格对任何人似乎都不拐弯抹角，他在仓库里的每个言行举止都会使你想起你该干什么了。货物还没到的时候你可以扫扫地，整理一下东西，这是你另一项应尽的义务。要是你想着法子要逃避应尽的义务，那么你就难以得到尊重。格雷格白天在“大西部”干着繁重的工作，晚上和周末要照顾他父亲，还要训练自己家的两匹赛马。工作体现了他的本质——勤劳。是的，为此，我不得不敬重他。

格雷格的幽默感就像派特一样，都是很肉体的，但不像派特那么惹人厌。他喜欢看蒙特·彼松表演的戏剧，装货时，经常会突然间从嘴里发出奇怪的马叫声，接着在仓库和卡车之间快速地搬运箱子。这种“演出”虽说会让人觉得尴尬，让人觉得他傻乎乎的，但同时也会使人的心境处于轻松的状态。也许他的幽默是农家小伙子特有的，是

他的一种工作方法。因此，他心目中的娱乐，也一定是身体的玩耍，让大家到户外去，消耗一定量的体力，还必须与干活统一起来考虑。他在一声奇怪的马叫和一次快速的搬运中，已经把箱子装进了拖车，那一叫一搬似乎给他和我们同时带来了快乐。

格雷格还具有敏锐的观察力，我知道他开始仔细地观察我了。有一天，他不再叫我克奈通了，而是改成了“布勃莱通”，也就是在那一天，派特的叉车钥匙放到了我的手里。格雷格是勉强让我开的。

“哦，牛仔，我不知道让你开车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”格雷格轻轻地摸着胡子说道。

我和派特、格雷格坐在午餐室肮脏的桌子旁，在我的身后有一本日历，日历上有胸部丰满的“6月小姐”的几张照片。气候已经愉快地进入了7月，派特懒散地靠在椅子上，把邋遢的脚搁在了餐桌上，他两腿交叉，眼睛直盯着那本日历，嘴角边挂着一抹得意的笑容。他的表情明摆着是说：你好像不一定能得到那开叉车的美差了，也许我能继续开，然后像以前一样嘲弄你一番。显然任何一个选择都令他满意。

“唉，格雷格，你说我很快就能开叉车的，而你现在正需要一个驾驶员。”我说。

“我——我不知道你是否是个喜欢投机取巧的人。布勃莱通，你必须承认你把许多材料都搞错了。”

派特的嘴角绽开了，他发出了一阵狂笑：“布——勃莱通。”

格雷格敲敲派特的腿，叫他别搁在桌子上。

“你是头猪，你知道吧，一头猪。”我冲着派特吼道。

“比布勃莱通要好。”派特嘲笑道，“我要在布——勃莱通面前变成一头猪。”

据估计，派特20岁，但是他的部分表现还停留在生长发育的年代，在发“布”这个音的时候，嘴还震颤了一下。

我不知道怎样为自己辩解：“我在材料上哪儿弄错了？我在努力

工作，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你努力工作。”他说，“尽管派特出了一次事故，但你却随时可能发生意外，这种人并不适合开叉车。”

派特貌似英明地点点头，表示他十分同意这种看法。

“唉，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，”格雷格继续说，“有时弄错的材料就在你的面前，就好像今天早晨堵塞了销售办公室门的那箱碎料。还有一天，当时我指着那箱化学替代品说，‘克奈通，把那一箱拿给我。’而你没什么反应，‘拿什么呀？’我又指了指，依旧说，‘就是那边那箱，就在那儿，放在通道中间的。’你还是完全搞不清状况的样子，‘哪儿？’这就让我很恼火，还有之前那次拿错内衬的事。我不知道你是否需要找医生看看眼睛，可是，天哪，你出的错比派特还要多，而且……”

格雷格停顿了一下，也许他感到自己说过了头，因为他的口气已经从阐述理由，发展到了大叫大嚷。我的脸火辣辣的红，感到无地自容、心绪不宁。他无意使我难堪，于是试图改用另一种我们都能接受的方法来弥补过激的言行。

“我的意思是说你看错的数量要比派特多，我和你都知道派特是文盲，因此我不想你被他比下去了。”

听了这话，派特立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绷着脸说：“滚你妈的蛋，格雷格，让你和你对布勃莱通的爱都见鬼去吧。”他一阵风似地冲出了午餐室，飞奔到了下面的运输场，不出几分钟，话筒里大声地传来了留声机的声音，放的是他特别喜爱的伤感民歌——齐柏林飞船乐队的《黑狗》。

那一刻，我明白了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我不想一辈子做个收发员，仓库工作又累又烦，尽管报酬是很丰厚的；另一件事是我觉得派特这种人远比格雷格多。另外，虽然很不愿意，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格雷格的洞察力很敏锐，他说我是“喜欢投机取巧的人”，这点直中要害。而我又